

里耶秦简所见的秦代户籍格式和相关问题

田旭东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摘要：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出土了部分秦代竹简，本文根据整理资料，对秦简所揭示的秦代户籍格式和相关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反映了秦统一全国后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行，户籍制度也更加严密的实际情况。

关键词：秦简；里耶古城遗址；秦代户籍；郡县制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1-0052-03

《里耶发掘报告》^[1]公布了在 2002 年湖南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遗址出土的部分秦代竹简，其中有 24 枚为户籍登记档案的简牍，经整理拼缀合得整简 10 枚，残简 14 枚，资料十分有限，但这却是秦代户籍材料的第一次出土，为我们了解秦代户籍制度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尝试分析这批户籍档案的格式，并对相关问题稍加讨论。

一、户籍登记格式

先选几枚户籍简列于以下：

1 (K27)

第一栏：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

第二栏：妻曰噉

第三栏：子小上造□

第四栏：子小女子驼

第五栏：臣曰聚

伍长

5 (K17)

第一栏：南阳户人荆不更黄□

子不更昌

第二栏：妻曰不实

第三栏：子小上造悍

子小上造

第四栏：子小女规

子小女移

7 (K42/46)

第一栏：南阳户人荆不更□□

第二栏：妻曰义

第三栏：……

第四栏：母睢

第五栏：伍长

8 (K30/45)

第一栏：南阳户人不更彭奄

第二栏：母曰错

妾曰□

第三栏：子小上造状

10 (K2/23)

第一栏：南阳户人荆不更宋午

弟不更熊

弟不更卫

第二栏：熊妻曰□□

卫妻曰□

第三栏：子小上造传

子小上造逐

□子小上造□

熊子小上造□

第四栏：卫子小女子□

第五栏：臣曰？

此简第二栏第一行应是宋午妻名，原有文字被削去。

以上是几枚完整的秦代户籍简，这应该是迄今所见的秦户籍登记的最标准格式，现对以上几枚简的内容作一点分析。

从以上 4 例可知完整的户籍简分为上下五栏书写。

第一栏，登记某地户人某某，包括户人姓名和同户籍兄弟之爵、名，多为“南阳户人荆不更”，个别简也有省去“荆”的情况。这里的“南阳”指何？《报告》指出：“‘南阳’在此处可能是里名，也可能是郡名，联系到‘荆’字，‘南阳’表示郡名的可能性似乎更大。然而，南阳郡人的户籍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的确，诚如《报告》所说，南阳郡人的户籍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故“南阳”应该不是郡的名称。“户人”即户主，已见于湖北江

陵凤凰山10号汉墓西汉简第一类,简上记有户人某某,能田所少人,该户其几口人,田多少亩,贷多少石多少斗等内容。如:“户人不章,能田四人,口七人,田卅七亩。贷三石七斗。”^[2]“荆”指楚地,表明户人出生之地。“不更”是秦爵第四级,这里连称“荆不更”,应该指的是秦占有楚地之后对当地居民以秦的爵位等级进行户口登记。5号简户主的成年儿子“不更昌”也在第一栏。10号简有兄弟三人同时列在第一栏里的情况,而且户主宋午的两个弟弟熊和卫都已结婚生子,俨然是一个同室不分家的联合大家庭。秦自商鞅变法后,改变家庭结构,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是否这一规定并未波及到之后占领的楚国边地?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二栏,主要登记户主配偶。也包括兄弟配偶,如上面所列的10号简。也有登记户主母亲和妾的例子,如上面所列的8号简。10号简户主宋午配偶的名字被有意削去,可能是死亡或者离去,已不予录入。

第三栏,登记的是户主的儿子,也包括兄弟儿子。

第四栏,登记的是女儿,7号简还包括母亲,10号简还包括兄弟的女儿,但也有将母亲列在第二栏的情况,例如8号简。

第五栏,以较大字体注明户人是否为伍长,或记录同户籍之臣。

从里耶出土的户籍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秦代户籍以户主所居之地(南阳)、家内身份(户人)、出生地(荆)、爵位、姓名为首,包括户内家庭成员,即户主的成人弟弟与儿子、户主的妻子与弟媳、户主的未成年儿子或侄子、户主的母亲及未成年女子或侄女、家庭奴婢、户主担任的职务等等内容。

里耶简所见的所有户籍登记格式和内容以户主为核心,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份以与户主的关系为准,体现了男尊女卑的父权家长制特点,这种模式一直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二、相关问题

1、“南阳”何指?到底是乡名还是里名?从秦的行政区划来看,县以下是乡,作为洞庭郡迁陵县的政府档案,我们认为“南阳”是乡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再则“南阳”作为乡的名称,在秦汉之时也比较常见,孙慰祖《古封泥集成》收录“南阳乡印”就有六例^[3]。乡在先秦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至秦仍是,簿籍的登记和管理应当是乡这一级基层政权重要行政功能之一,汉以后乡的作用才逐渐变小。然而按照秦汉公文文书写

爵里的惯例,“南阳”所指为里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敦煌悬泉简中即有“骊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4],悬泉简虽然时代较晚,但其文书的书写格式应是沿袭秦代而来。看来“南阳”究竟是乡还是里的问题目前还不好下结论,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

2、所见的户主爵位及户主的成年儿子的爵位、户主弟弟的爵位几乎全为不更(仅有一例为大夫,为简17,本文未列),其未成年子女的登记格式也完全相同,其中未成年男子皆为小上造,这一点值得注意。秦爵有种类繁多的称号,即使民爵也有多种称号,而这里的情况却整齐划一,是否说明秦的户籍是按爵位分类登记的?抑或是秦占领楚地后对这里的居民统统赐爵,以此笼络人心,便于对征服之地的统治?“不更”是秦爵第四级,这一点似乎没有疑问。而“小上造”则不应指秦二十级爵的第十五级小上造,按照王子今先生的意见,而应与居延汉简所见的“小男”有关,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中的“小爵”无疑,是对未成年者于爵名前加上“小”字以示区别^[5]。

3、未见里耶户籍简以前,人们往往依据睡虎地简^[6]来推测秦代登记户口的内容。除了必须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其家庭成员的情况外,依《秦律杂抄》中的《傅律》有“匿敖童”、“占瘡不审”、“不当老”等内容,认为户主及家内成员的年龄及健康状况,也必须在户口册中注明。其理由是如果户籍中没有年龄、健康状况等项目的登记,又怎么会有诈老、诈小和“占瘡不审”的情况呢?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初令男子书年”,则更明显地说明户籍中必须登记年龄大小。又依据入《为吏之道》中的《魏户律》、入《封诊式》中的《封守》爰书以及《仓律》等内容推测秦的户籍中还必须注明被登记者的体貌身高肤色以及祖宗三代的出身情况、家庭财产情况等。这些都是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所作的判断。

现在里耶简的新发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户籍简中并未见以前所认为的秦的户口登记应有年龄、身高、肤色形貌、健康状况和财产等等的记录。由此也可推测秦代应当另有与户籍登记配套的田宅或财产以及其他情况的簿籍,这一点在已出土的秦汉简牍中也能找到答案。如《里耶发掘报告》“简牍和封简”部分之(16)9就有:

“劾等十七户徙都乡,皆不移年籍。令白移言,今问之劾等徙□”之记。

这里的“年籍”,就是关于年岁的记录文件,应该包括出生年月日和至今年数。用在人口迁徙之时,年籍当随人迁移,类似今天的办理户口迁

移手续。

人口迁徙时年籍必须随人迁移,在汉初亦有明文规定,这是对迁移者的户籍进行管理的办法之一。如张家山汉简^[7]《二年律令》有:“有移徙者,辄移户及年籍细徙所,并封。”(简328)

张家山汉简《户律》有“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简331)。由此可知西汉初年的户籍不仅包括民宅园户籍、年细籍,还包括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等,汉承秦制,秦代的情况亦当如此。

4、以往对秦的户籍制度的认识还有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认为用强制手段迫使一般平民建立一夫一妇的小家庭(或称核心家庭),是秦户籍制度的一大特征。小家庭在农耕社会始终都是主要的家庭单位,秦汉均如此。到魏晋南北朝时,大族把持乡村,小家庭依附于大家族之下,隋以后又打击豪强,之后仍以小家庭为主,国家税收、征兵、徭役之来源均为小家庭。

《史记·商君列传》记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时,制定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的规定,这显然是为了取缔大家族制下的大家庭,鼓励小家庭的建立,以发展小农经济。据此,人们多认为秦自商鞅变法后,其家庭形式当是以核心家庭为主的个体家庭。商鞅变法将家庭结构由大变小主要是为了发展生产,增加赋税,挖掘农业潜力,以利农战。但现在里耶简文反映的情况却不然,从这些户籍简所反映的家庭类型看,以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为主,也有跨代的家庭,还有兄弟几人在一起的联合家庭,如10号简就是三个小家庭合在一起的户籍登记。这和我们通常的看法相左,原因为何?一种解释是商鞅变法的政策当时仅在秦国范围内实行,秦对之后兼并的大量土地,还未来得及推广,故在当时的楚地就未必实行过秦原有的政策,多种家庭形式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了。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当时商鞅下令推行的家庭政策根本就不是小家庭政策,秦也没有实行过小家庭政策,所以简文反映的各种家庭形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哪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

5、臣妾及私家奴婢也被编入主人家的户籍,有的女奴还成为户主的妻室,这也是以前未曾发现的现象,可以想见当时的有爵之家私养奴婢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6、“伍长”的出现,说明当时是以五家为一个户籍编组,“令民为什伍”,设伍长统领其他四户,实行的是同伍之间互相监督的政策。看来的确是秦国在商鞅变法前后,通过推行“户籍相伍”的政策加强了对户籍制度的管理。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375年,秦献公“令民为户籍相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即命令臣民向国家申报身份、户口,并按家出一丁、五户成一伍、十户成一什的“什伍制”,仿军队编制编组民众,并赋予告密防奸、联保连坐的维持治安责任。秦献公为户籍相伍,是秦国逐步强盛并最终统一的开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这一记载,是目前所知汉语“户籍”一词的最早出处。至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又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8],就是说不论男女,出生后都要列名户籍,死后除名,还作出了不许擅徙,徙时必须经审核和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进一步完善“令民为什伍”,有罪连坐的制度。到秦王嬴政统治时期,户籍制度更趋于完备,除基本的户籍登记以外,还相应地有其他各项登记。如秦王嬴政十六年(前231年)令男子申报年龄,叫做“书年”。据云梦秦简推定,秦制男年十五要予以登记,以给公家徭役,叫做“傅籍”。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又“使黔首自实田”,令百姓自己申报土地,土地应当载入“田籍”。书年、傅籍、“自实田”是国家征发力役和租税的依据。与户籍相应的年纪、土地等项内容的登记,使国家对民众的统治远远超过仅仅“告奸”的需要,而更是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的需要了。

户籍制度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的人口登记与管理制度,它是统治者征调赋役、落实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据,是统治者控制社会人口的重要手段。里耶秦简中的户籍简作为当时地处极偏远的迁陵县的户口登记簿籍,正好反映了秦统一全国后,随着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行,户籍制度也更加严密的实际情况。

注释:

[1] 岳麓书社2007年出版。

[2] 《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

[3] 孙慰祖:《古封泥集成》第302-303页,印1798-1803,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4]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61页,简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 王子今:《试说里耶户籍简所见“小上造”、“小女子”》提要,载《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

[6] 以下《秦律杂抄》、《为吏之道》、《封诊式》等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7]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8] 见《商君书·境内》。